

初心如磐

□薛峻青

深秋微凉。带着无限虔诚，我走进驹马巷7号。金红蜿蜒的爬山虎，默默倾听着总理的丹心与坚韧；苍劲遒然的百年榆树，一如总理伟岸挺拔的身姿；观音柳映衬在蓝天，仿若总理花白的发丝。一切，都让人敬仰，让人感怀。

穿行于总理故居，我在堂前屋后驻足，让思绪穿越。耳畔传来“为中华之崛起”的铿锵之语；眼前浮现出少年登高望远、勇于抗争的坚毅目光；脑中影印出新潮涌动、大鸢展翅的振奋画面。抚过堂前的一枝一叶，看那窗朴的一桌一椅，谁曾想，从这里走出的，会是震撼全国、影响世界的一代伟人！但似乎这又是必然，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，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，是他自小可见的求知若渴与始终不变的鸿鹄之志。

堂前水井旧时光，墙边翠竹

清韵扬；而今山河已无恙，庭中海棠犹自香。时空跨越，总理的精神依然激励着新时代的中华儿女。佩戴着党徽，我从一封封家书的字里行间，从“十条家规”的简单表述里，品味总理的家风家教及其传承；在过好“五关”、七条“修养要则”的严格自律中，感悟总理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为党为民情怀，感悟他求真务实、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，感悟他廉洁奉公、无私无我的奉献品质。脑中闪现的是一幕幕催人泪下的画面，心中涌动的是一次次油然而生的感动。

昔人虽去，魂洒天下；伟人风范，浩气长存。今日之中国，正阔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，“中华之崛起”正逐步成为举世瞩目的现实。这，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对革命先辈们的告慰，也是新时代中华儿女迈向未来的起点。

初心如磐，使命在肩。带着秋

的收获，我们一路向前……



我的供销社那帮弟兄们

□孙同林

我出生的时间几乎跟供销社的诞生同时，我有机会见证供销社的成长、发展、壮大，也感受到改革岁月供销社的阵痛。

我上小学时，天天从大队办公室门前经过，供销社的一个代销点就设在大队部的房子里，那便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供销社。

代销点人家的孩子多，女孩一溜儿都叫琴，大琴、二琴、三琴、细琴，男孩都叫生，和生、平生、友生。代销点女主人四十多岁年纪，皮肤很白，体态丰满饱满，穿的衣服也好看，颇令附近的农人们羡慕，前来买东西的人都愿意多看她几眼。大琴二琴已十几岁光景，她俩经常在门前路上打羽毛球，跳起来接球的时候，衣服下摆会飞起来，最是惹人注目。代销点里有一部电话机，是大队部的产物，因为大队部不常有人，所以就装在代销店里，如果谁家打电话打进来，女主人会跑到离人家不太远的地方呼喊这家人的名字，声音拖得长长的，附近的很多人都能听到。平生的年纪跟我差不多，他在家属于不待见的人，就愿意跟我们玩。我也乐意跟他接近，因为他家的三琴比我们差不了几岁，跟平生玩，就有机会跟三琴说话。三琴跟她妈妈一样，皮肤白白的，眉梢上有颗痣，我一直觉得很好看。我长大后，代销点换了人，便不再知道几个琴女的去向，平生我还是知道的，后来他在一家食品站当了站长，便跟我少了交往。

高中跟我同坐的康同学，因为父亲在供销社当什么经理，便顺理成章进了供销社。计划经济年代，商品缺乏，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。康同学虽然不直接负责经管这些票证，但他人头熟，又有父亲，事情就好办。看到他身上穿的是的确良衣服，骑的是新永久牌自行车，有一种时代骄子的感觉，很让人们眼红。

康同学在供销社门市部一段时间以后，转入棉花收购站当棉检员。棉检员是个很吃香的岗位，全镇的棉农几乎都认识他们。我虽然在单位工作，家里每年还是要种几亩地的棉花，因此，每年的秋天都要到收花站向棉检员们点头哈腰几回。我一直觉得康同学为人正派，不像其他棉检员，他决不会因为是老熟人或者老同学就对我实行倾斜。我在他

那里卖过几回棉花以后，便不再想走他的“歪门邪道”，老老实实地到门面上走程序。康同学家那几年红火起来，他率先骑上了摩托车，不几年，在农村又先人一步建起楼房。

建东是我同事的儿子，在供销社百货经营部做营业员，我们便相识起来。跟建东合一个柜面的是一个叫桂兰的女孩，生得不算漂亮，但爱打扮。那天，我去找建东想买点火油，建东不在，只有桂兰坐在柜台后面。但见桂兰的眼睛红红的，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，显然是刚刚哭过。碰上建东后，我问及这件事时，建东笑着给我说出事情的原委。原来有一个爱捉弄人的促狭鬼，那天，来到桂兰柜面上买了点东西，找钱时，他硬说桂兰少找给他一分钱，桂兰说是“四舍五入”，促狭鬼不依，说：“这四舍五入不能老是你人，你也该让我人一回吧。”桂兰起初没听懂，还同他争，促狭鬼在大厅里大呼小叫，弄得大伙儿听了都捂着嘴笑，桂兰这才明白促狭鬼的用心，一时气得哭起来。桂兰后来调到供销社会计室做统计员了。

我的堂兄弟比我大一岁，我们一起上初中，初中毕业，他没有读高中，而顶替父亲进了供销社，在废品部收废品。废品部里，什么废铜烂铁、发辫猪毛、坏鞋破布、羊皮黄猫皮等等都收。在那个年代，就那种臭烘烘的地方也是很吃香的，不少猎户和养羊人都成了堂兄的酒肉朋友。堂兄也曾是我巴结的对象，我瞄准的是他收购的旧书，过一段时间就到他那里去翻翻，找到过《战斗的青春》《苏联英雄卓娅》等书。

供销社改制以后，我的供销社那帮弟兄们各奔东西，能者仍能，庸者还庸。他们中，有的成了国有企业管理者，有的当上了个体老板，当然，也有如我堂兄者，跟人外出打工，居然没有人要他，灰溜溜的。

供销社成立以来，在农业生产服务中做出过重大贡献，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法抹杀。而现在，蜕变后的供销社在为农服务中开拓创新，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。



天山脚下

陈顺源

送货的故事

□杨渭

那一年暑假，厂里接了一批启东市教育局教研室委印的活，要求在开学前指定的几天内分送到全市各相关文教单位。厂子创办之初，为了拉生意，我曾走遍全市各地，因此这回送货的事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这个“打工老板”身上。

当时厂里用来送货的是一辆长安小面包，没有空调。暑假的最后几天，正是大热，有一天送货至某初级中学，学校办公室大门紧闭，无人应答。正张望间，忽听有人喊我名字，循声望去，是我在永和中学任教时的同事姚老师。我说明来意，姚说这里的收货人是总务主任。一会儿，他把总务主任喊了过来。

总务主任是个中年男人，脸孔虚胖，他冷冷地说：“现在是暑假，我们不上班，没人接收。”“唉，看你们多舒服！不上班，工资还照发吗？”“那当然！”总务主任虚胖的脸上浮出一层很受用的表情。姚老师望着他，欲言又止。“既然拿人工资，就该给人干活。收货！”我厉声呵斥

道。得意一下子变为尴尬，总务主任虚胖的脸抽搐了几下，掏出了那串随身带着的象征着权力的钥匙。

还是为了送那批货。有一天我到了另外一个乡，找到了单子上负责收货的某校长。某校长与我其实并不陌生，但那天他似乎并不认识我，指挥我把东西搬到了南楼的三楼，我正要告辞，他说还是放到北楼吧。我把货物全部搬到了楼下，准备用车拉至北楼。“还是放一部分在南楼吧。”他一时拿不定主意。我一边用衣襟擦汗，一边喘着粗气说：“到底怎么放？”我的话似乎触犯了他：“你什么态度？我让你怎么搬你就得怎么搬！”“我不是人？这么热的天，让你乱折腾！”有人听到了我们的争执，赶紧走了过来……

还有一次，我们厂设在南通的办事处傍晚时接到一单活，要求当晚完成并送至校长室，因为学校第二天一早的大型活动要用。天黑后开始下雨，晚上十点半，我送货至该校，可大门紧闭，好不容易敲开了传达室的门，向值班保安说明了缘

由。对方摇着头道：“晚上不允许校外车进校，这是规定。”我央求说：“这么大的雨，东西又这么多，不让我把车开进去我怎么办？要不你帮忙收一下，我打电话给联系的老师，反正材料明天早上才用。”“不行！”

我回到车里，打负责联系这笔业务的老师留的电话，不接。又打校长室的电话，没人接。雨越下越大，我不停地打电话，一直没人接。后来，我把车移至传达室贴近处，先把东西悄悄地搬到了传达室门口，然后敲门……

保安骂骂咧咧地打开了传达室的门，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东西“呼呼呼”地扔了进去，然后快速钻进汽车，抛下这样一句话：“有本事你把东西扔出来。”

刚回到家，妻子就问我：“是不是跟人吵架了？”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“人家保安马上向校长告了状，和我们联系的那位老师刚才来了电话，说你的态度十分恶劣。”都是些什么人呀？现在的“反应”好快！我刚才打电话他们为什么不接呢？

心窗片羽

芬芳一叶

嚼。红楼是闺房，是无性的清静圣洁所在，是天真无邪的红颜少女活动的场所。“楼”与平地相对，先民时少女本来是在原野平地自由自在的嬉戏，以后进了房，进了房还怕不安全，就上了楼，平地只留下了男性可以活动，但好像女性越住越高，命运反而越来越差，完全成了男性的附属，女性心中是喜是悲，唯有自知，男权并不重视。“楼”已与外界隔离，命运和身体一样禁不起风雨，但少女向往和梦却是层出不穷。这个梦，是住在红楼里一个个少女破碎的梦，还是贾宝玉一心爱女儿想进入红楼而做的梦，或者还是其他什么梦？我有点弄不清。

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。第一代创业，第二代守成，第三代渐渐不行，第四代腐朽没落，到第五代就“扫地出门”。这是封建社会大家庭的普遍发展规律，贾府也没有逃出这个循环，虽然在京城拥有半条街，但到了第三代，家里的男人们开始不行了。贾赦跑到庙里当和尚，整天敲木鱼念经书。贾赦是个老淫棍，胡子花白了都不放过母亲身边的丫环。贾政则是个伪君子，道貌岸然，庸碌无能。表面繁华鼎盛的荣国府和宁国府，竟找不出一根顶梁柱，到了贾宝玉这一代以及后一代，情况就更糟糕了。

读过了“鲜花著锦、烈火烹油”的繁盛，读过了“陋室空堂、衰草枯杨”的败落，读《红楼梦》，心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黯然和伤感，为了那个永远不老的爱情，为了那群清静如水的儿女，也为了那个旷达奇才曹雪芹。200多年前，曹雪芹，那个常常一醉“白眼向人斜”的狂傲书生，怎样在“举家食粥常称贷”的困境中，“醉余奋扫如椽笔”，写出这大气磅礴、流传千古的巨著，在洞察了“世事洞明”的“学问”，看透了“人性练达”的“文章”后，再为了一碗糊口的粥而“叩富儿门”，沿街卖画，遭别人斥责，是不是心里常寒冷痛彻，又无可奈何？

总觉得《红楼梦》高大上，描写的环境在北京、南京，和我们通州没什么关联。但现在有红学研究专家发现，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一书中，大量使用了余西古镇一带的方言。清初时，余西古镇是大盐场，商号林立，市井繁华，有人因此富贵发达，同时余西古镇又是曹氏集中居住地，说不定有人和曹雪芹有血缘或亲友关系，曹雪芹完全有可能在余西古镇游玩过，居住过，甚至写作。在时空的隧道里，余西古镇有可能和曹雪芹，和《红楼梦》在某一个节点相交相遇，《红楼梦》变得更可亲近和更有魅力了。